

中国表情

杨红林 著

解读老照片里的中国表情，探寻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卸下历史人物的脸谱与面具，还原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1949 中国表情

杨红林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15, 中国表情 / 杨红林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060-8079-8

I. ① 1… II. ① 杨… III. ① 中国历史-近代史-史料-1915
IV. ①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7256 号

1915, 中国表情

(1915, ZHONGGUO BIAOQING)

杨红林 著

策划编辑: 李 斌

责任编辑: 张 旭

封面设计: 飞鸟装帧设计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4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079-8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127

前 言

检视历史的年轮，总有那么一些年份会呈现出特别的轨迹。正如古树的年轮能够透露出其生长过程中不同年份气候、水土的变化一样，历史的年轮也是如此。而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横断面上，1915年无疑就是这样一圈蕴含特殊信息的年轮。

关注历史时，无论是以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入手，人们常常热衷于一些特殊的数字：10年、20年、50年、100年、500年……回望历史，整整100年前的1915年无疑就是这样特殊的时间坐标。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巴拿马运河开通……然而这些都不是中国人所关心的重点。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年份、一本充满感叹号的年历、一幅异彩纷呈的众生画卷……这一年，袁世凯复辟，“二十一条”签订，巴拿马世博会、远东运动会召开，梅兰芳风靡全国，北京城旧城改造……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小事、家事国事、好事坏事、喜事悲事……不难发现，1915年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中，就如同一个极具深意的标本。在这个单一年份的横断面上，居然会呈现出那么丰富多彩的历史符号，虽然主次分明却又处处喧嚣。

至于当年那些历史的主角儿或参与者，达官显贵也好，芸芸众生也罢，他们的表情则彻底定格成了历史信息的一部分。于是，当我们翻看1915年的日历时会发现，这里有袁世凯称帝时的春风得意，段祺瑞因反对帝制而被气歪的鼻子，黎元洪拒受封号时的怒不可遏，日置益提交“二十一条”时的趾高气扬，莫理循四处奔走的焦急万分，朱尔典变脸

时的漠然，杨度被通缉时的委屈，辜鸿铭演讲时的傲然自信，王金发临刑前的绝望，沈佩贞在法庭上的哀怨，张弼士参观美国时的惊奇，梅兰芳演新戏时的光彩照人，王正廷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兴奋，朱启钤在正阳门城楼上的踌躇满志……凡此种种，无不提醒着人们，虽然已跨越整整一百年，1915，仍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

影像是历史最好的注解，往往比文字更形象、更生动而更有说服力。透过那些清晰或者模糊的影像，审视那些历史主角们不同的表情，相信今天的人们会生发出多种不同的感受吧。

本书旨在通过对1915年这样一个特殊年份的梳理与分析，以袁世凯复辟为主线索，以同一时期相继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衬托，以重要历史人物的“表情”为切入点，全方位展现民国初年新旧交替的大转折，进而考量其背后的历史玄机。

杨红林

2014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序幕：在天坛举行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 001

第一篇 权柄

- 一、袁总统身患“共和病” …… 013
- 二、段祺瑞的鼻子气歪了 …… 029
- 三、“泥菩萨”也有硬骨头 …… 040
- 四、梦碎：从龙袍到寿衣 …… 051

第二篇 折冲

- 一、日本人的二十一条鞭子 …… 069
- 二、莫理循大街往事 …… 083
- 三、保卫外蒙：舌战恰克图 …… 094
- 四、老朋友朱尔典变脸了 …… 104

第三篇 才人

- 一、辜鸿铭阐释“中国人的精神” …… 119
- 二、“帝师”杨度：是非成败转头空 …… 134

三、梁启超一篇文章值二十万大洋 147

四、薛大可：空前绝后“臣记者” 158

第四篇 革命

一、中国“罗宾汉”王金发之死 171

二、沈佩贞：总统女门生的“桃色门” 182

三、孙总理的革命与爱情 191

四、雾里看花：蔡将军的“知音”传奇 203

第五篇 众生

一、巴拿马世博会刮起“中国风” 217

二、梅郎的“粉丝”有福了 229

三、运动场上的胜利 240

四、朱启钤的“新北京” 250

1915 年大事记 264

主要参考书目 272

序幕：在天坛举行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1914 年（中华民国三年）12 月 23 日，冬至，农历甲寅年十一月初七，星期三。



1914 年 12 月 23 日，袁世凯率领文武百官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大典

“郊天祀典越成周，监制玉冠十二旒；黄土沈沈铺辇道，行人遮蔽四牌楼。”这四句诗乃民国初年参议院议员刘成禺所作，出自《洪宪纪事诗》，说的是袁世凯1914年冬至祭天时的情景。

这天一大早，当夜色还未彻底退去时，地处北京老城东南的天坛已笼罩在一派肃穆而又紧张的气氛中。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当天正阳门至天安门之间的南北大路已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所有途经此处的行人均不得不由正阳门左右两门进出。而从新华门到天坛一路则全部黄土垫道，沿途都有警察守卫，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流动摊贩也早已被赶走，每家商户门前都悬挂着中华民国国旗。至于天坛周围，更是部署了上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都在高度戒备中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祭天坛庙建筑群，500年来，天坛一向被视为神圣之所，在明、清时代的臣民们心中占据特殊的地位。据中国官方史书记载，明、清两朝的皇帝每年起码要两次亲临这里祭天：一次是孟春正月上辛日举行祈谷礼，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次是冬至日拜谢皇天上帝。此外如遇有皇家大事或重大事件，皇帝有时也会亲自驾临，



民国初年的天坛，已呈荒废之景

或派遣皇室成员代为举行告祭仪式。在明、清两代，前后有 23 位皇帝在天坛举行过隆重的祭天典礼。

中国民间向来有“冬至大似年”的说法，明、清两朝也不例外。而在冬至日举行的皇家祭天仪式就成为整个国家最为重大的活动。根据惯例，每逢冬至日，皇帝都要亲临天坛的圜丘祭天。而祭天礼仪更是隆重与繁复，不但在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举行仪式的一整套程序更是容不得一丝马虎。祭天大典通常从冬至日的拂晓时分正式开始，此时圜丘坛内已事先亮起大灯笼，而皇帝则更换好祭服，脱去鞋子，然后在赞礼官的指挥下登坛行礼，依次完成迎帝神、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撤饌、送帝神、望燎 9 项程序，整个仪式都在赞礼官的指挥下进行，每项程序都要奏专门的音乐。直至礼毕，皇帝才能回到大帷幕中脱去祭服，整个祭天仪式也宣告结束。

天坛祭天在数百年间都是明、清王朝最重要的官方祀典，因此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彻底结束帝制时代以后，作为封建专制象征的祭天传统就戛然而止了。而在刚刚进入民主共和国的第一年，1912 年 7 月，原先的皇家禁地天坛被改为了农艺试验所，政府准备在这里种庄稼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又是那么吊诡——仅过了两年之后，1914 年冬至，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竟又在本已荒废的天坛举行了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按理说，身为实行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明白，如今早已不是“君权神授”的时代了，总统并非“天子”，既没有资格也没有义务对“天”进行祭祀。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新旧交替的特殊年代，社会思潮混乱的程度难以想象。无论是国家的掌权者还是亿兆国民，又有谁能完全与“历史”割断联系？由于新生的中华民国让许多人大失所望，当时整个社会实际上处处涌动着一股怀旧的暗流。在社会精英聚集的思想文化领域，复古主义首先开始抬头。1912 年 9 月 13 日，教育部公布每年 10 月 7 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规定全国各学校届时都要举行纪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在北京孔庙举行祭孔仪式，图为当时参加典礼的官员

念会。9月，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大力提倡“尊崇伦常”和“礼教”。他语重心长而又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人向来以忠孝仁义为立国之本，不管何种政体都不应更改，而眼下时局艰难，纲纪废弛，还不就是人心散了的缘故吗？1914年9月，他又正式颁发《祭孔令》，并于9月28日前往北京孔庙以古礼祭孔。与此同时，在众多顾问的建议下，袁大总统还决定亲自出面举行祭天仪式。

早在1913年，袁世凯的顾问及亲信们便开始谋划有关祭天大典事宜了。

1913年3月，袁氏特聘的日本籍政治顾问有贺长雄刚刚抵达北京，所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大总统应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以通过一场盛大的仪式来展示自己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当获悉袁世凯有意考虑祭天后，著名的孔教会^①领袖康有为也公开呼吁“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

^① 孔教会：民国初年一个提倡尊孔读经的团体，1912年10月成立于上海，领导人包括康有为、陈焕章等，总部后迁至北京。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实际上反对革命，力图复辟清室。后经袁世凯政府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其主要成员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但也有一些活跃于中国的外国人，例如美国的李佳白、日本的有贺长雄、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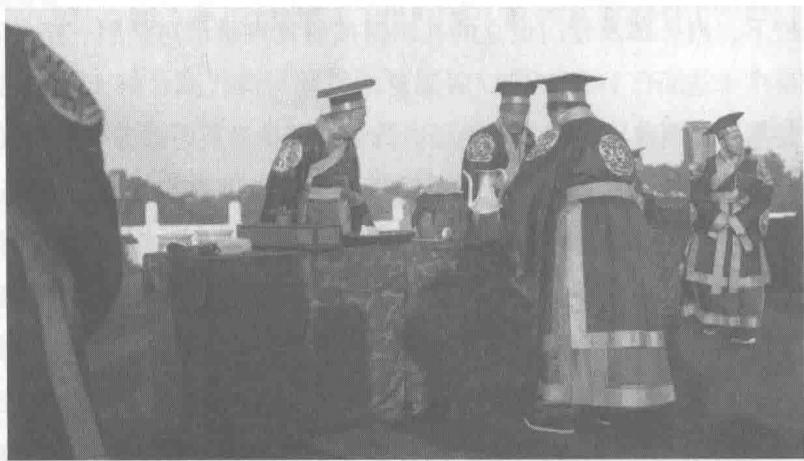
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要求新政权再次启动祭天大典。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总统虽无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义……祭天之事舍总统其谁与归？”受此鼓舞，袁世凯于1913年年底向代行国会职能的政治会议提交了祭天咨询案，而心领神会的政治会议则很快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称祭天典礼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心理，国家祭天的政治传统不应随时代改变而中断，只要具体的仪式不与共和政体相抵触即可。于是在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便正式发布《祀天定为通祭令》，大张旗鼓地开始筹备祭天大典了。

接到命令后，负责具体实施的内务部不敢怠慢。在总长朱启钤等人的操持下，内务部及专门设立的礼制馆按照复古基调对祭服、祭礼、祭品等事项都进行了详细规定，所制定的祭礼与清代圜丘祭天之礼相比，既有变革也有删减。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消美、英等西方友邦的疑虑，负责筹办祭天典礼的内务总长朱启钤还特地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进行了一番解释：“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他还不厌其烦地保证：“我们将修改典礼，使它适合民国的体制。我自己正在为参加典礼的人设计一种特别的礼服，祭乐和祝文也将稍有变更。”

对于有关部门的准备工作，袁世凯总体上还是非常满意的。到1914年12月初，随着冬至的日益临近，具体的操作也逐一提上了日程。首先启动的是修整天坛内外设施的工程。根据安排，天坛内所有主要道路都用黄土垫平，并安设汽灯和电灯；坛墙及祈年殿、圜丘等处也进行了必要的修饰；至于殿堂等处匾额原本刻有满文者，则一律更换。鉴于如今已是电气时代，筹备处特地吩咐将原本悬挂灯笼的南北两根灯杆伐掉，只留中间一根届时安装电灯。为保证大典安全进行，精心挑选的保安警

备队也事先进驻天坛内各处要津。

对于即将进行的祭天大典，袁大总统格外重视。根据礼制规定，从1914年12月19日起，他就率各部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同时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官员恪尽职守，恭敬从事，以表示对祭天的虔诚和敬畏。为表示隆重，政府还通令各机关、学校休假一天。21日，为晓谕百姓，京师警察厅就祭天时所应遵守的交通规则发布了通告。22日下午，所有将参与大典的各部官员又齐聚天坛，在典礼官的指挥下举行了彩排。为做到万无一失，当天夜里，北京前门外一带实行戒严，原本热闹非凡的夜市和演出场所全部歇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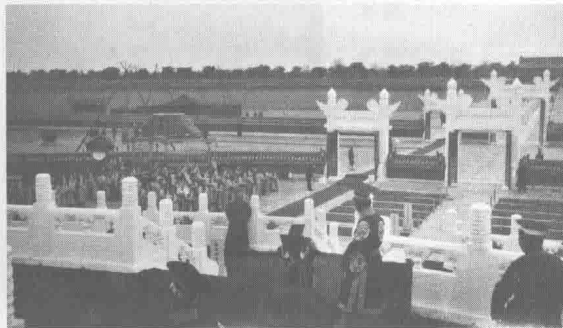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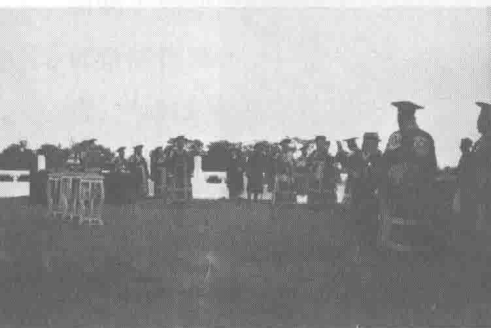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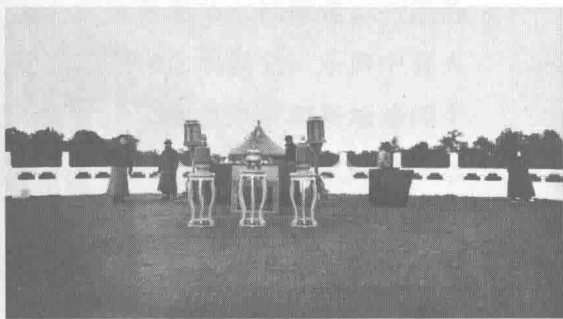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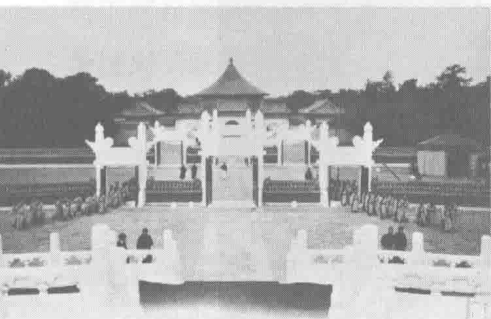
袁世凯祭天时，身穿祭服的官员

万事俱备，只等着1914年12月23日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的现场，“复盘”当时的情景。

据目击者事后的讲述，当天六点钟光景，随着路旁士兵们的一阵骚动，只见袁大总统乘坐装甲汽车由中南海总统府驶出，随后在天坛南门外换乘双套马的朱金轿车，抵达昭亨门外时再换乘竹椅显轿，在朱启钤等人的引导下前呼后拥地来到祭坛前。按照事先安排，大总统进入临时

搭建的帐篷内换上复古风格的祭天大礼服，然后接过司祀官进呈的祝版审查后署名。祝版上写着古意十足的祭天祝文：“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总统袁世凯代表国民敢昭告于上天曰：惟天降鉴，集命于民，精爽式凭，视听不远。时维冬至，六气滋生，式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祇荐洁诚。尚飨。”之后，大总统按照大礼官的指引走出帐篷，在祈年殿之南圜丘前的台阶上率领文武百官依次站好。

接下来的场面，当时有一位美国摄影师为后人留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如今已成为见证这一幕历史的经典影像。摄影师名叫约翰·萨布鲁姆（John D. Zumbum），此人在1913—1920年间在北京开了



1914年袁世凯祭天典礼现场一组极为罕见的照片



美国摄影师约翰·萨布鲁姆 (John D. Zumbur) 在袁世凯祭天现场拍摄的照片

一家照相馆，据说还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御用摄影师，当时可能凭借特殊的身份有机会在祭天现场拍照。相比之下，他的另外几位同行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据说，当时外交部也曾找来专门负责照相的外国摄影师，但却因为事先没有和负责警卫的总司令接洽，结果被挡在天坛门外，只拍了几张大总统回府的照片。

从照片可以看出，当天，天坛内外修葺一新。圜丘周围每个栏杆旁都站着身穿制服、手持长矛的士兵，道路两旁有众多身穿长袍、手持仿古乐器的乐师，出席仪式的大小官员们也全都穿着祭祀的长袍。仪式开始后，袁世凯从南面登上圜丘的第二层朝北站定，待篝火点起，他按照祭祀官的口令深深鞠躬四次，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鞠躬，同时盛有兽血和兽毛的盘子被端上了祭坛。敬献了丝绸之后，袁世凯就跪在了圜丘第一层。献祭肉的音乐奏起，兽血兽毛马上被撤走，一盅热汤送到了袁世凯手中；击鼓奏乐，接着司祀官念颂祝文，乐声中有人翩翩起舞，袁世凯则举酒敬天。每篇祝文读完袁世凯就朝祭坛磕四个头，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磕头。最后伴着庄严的音乐，祝文牌位、丝绸、酒和谷物等祭品被一起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仪式随之结束，这时已是上午8点50分了。

不管当时袁世凯祭天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但这一举动显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至于在不久后，舆论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他是为复辟帝制作准备。例如著名的德国籍汉学家、传教士卫礼贤^①后来就指责道：“1915年是洪宪元年，为给称帝作准备，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而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则在日记中写道：

^① 卫礼贤：原名 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籍汉学家，著名传教士。曾先后翻译出版《老子》《庄子》和《列子》等经典，还著有《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等，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杰出贡献的先驱。

“这件事意味着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

就在人们对此次祭天大典的种种议论与质疑声中，1915年的大幕就这样缓缓拉开了。种种迹象表明，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将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